

漢

書

二

高帝紀第一上

班固

漢書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衆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蓋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師古曰邦之

字曰國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應劭曰沛縣也豐沛爲郡而豐爲縣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

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

告喻之故知邑繫於縣也。劉放曰子謂沛豐郡縣名史官用漢事記錄耳

姓劉氏

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

在秦者又爲

母媪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媪爲媪孟康曰媪母別名音烏老反師古曰媪女老稱

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媪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

引讖記好奇騁博彊爲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他

皆類 嘗息大澤之陂

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之上休息而寢寐也陂音彼皮反

夢與神遇

師古曰遇會也

是時雷電晦冥

師古曰晦冥皆

謂暗也言大雷電而雲霧晝暗

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

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

以娠爲任身字邑姜方震自爲震動之字不作娠

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

而龍顏

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額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

策云眉目準頰權衡史記秦始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頰字豈當借準爲之服音應說皆失之

須髯

師古曰在頤曰須在頰曰髯音人占反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師古曰今

中國通呼爲鬣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宋祁曰注文景德本鬣下有黑字余靖等刊設以史記注爲據刪去

仁愛人意豁如也

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音呼活反

常有天度不



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應劭曰試用補吏為泗上亭

長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廷中吏無所不

狎侮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

負貫酒如淳曰武姓也俗謂老大母為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王媪王家之媪也武負武家之母也貫賂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貫以為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為射自是假借亦猶銅陽音紂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有意義豈得即定其字以為正乎

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母

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也。宋祁曰一本無常字及見怪歲

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師古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

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者役也文穎曰咸陽今渭北謂城是也師古曰咸陽秦所都繇讀曰徭古

通用字。劉放曰常作嘗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喟

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其歎

息之大喟音丘位反單父人呂公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古曰地理志山陽縣也善沛

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就為客後遂家師也仇讎

也音求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師古曰以禮物相慶

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為之帥也鄭氏曰主賦斂

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責又作贖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責又音才忍反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未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賭者之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令諸大夫

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師古曰令號令也大高祖

為亭長素易諸吏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也易輕也音弋政反乃給為

高帝

謁曰賀錢萬

應劭曰給欺也師古曰為謁者書刺自言爵名并列賀錢數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蓋當時自陳姓耳給音徒在反

實不持一錢謁入

呂公大驚起迎

之門

師古曰以其錢多故特禮之

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

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

師古曰上坐尊處也今於尊處坐上坐音才卧反次下亦同

蕭何曰劉季固多天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

客遂坐上坐無所詘

師古曰詘曲懼也音丘勿反

酒闌

文穎曰闌言希也謂

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

呂公因目固留高祖

師古曰不欲對坐者顯言故動目而留之

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

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

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

息女願為箕帚妾

師古曰息生也言已所生之女

酒罷呂媪怒呂

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

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

○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

沛令善公求之

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

知卒與高祖

師古曰卒終也

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

魯元公主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

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時並已謂之元不得為謚也韋說失之○劉敞曰予謂顏舉

呂后言以明元非謚未必然也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謚者貫高欲謀叛與張敖言謂為高祖公羊公子鞏與相公言吾為

子口隱矣

高祖嘗告歸之田

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古曰告凶曰

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響漢律吏二千石有子告有賜告子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

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子賜皆絕師古曰告者

高帝

請謁之言謂請休且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嗶嚶二音並無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謝病皆同義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

飲呂后因舖之師古曰舖食之舖屈原曰舖其糟是也以食食人亦謂之舖國語曰國中童子無不舖也呂氏春秋曰下壺殽以舖之是也父本請飲后因食之故言舖也舖音必胡反○宋祁曰舖當作必故反老父

相后曰夫人天下賢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

曰夫人所以賢者乃此男也師古曰言因有此男故大賢相魯

元公主亦皆賢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

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賢高祖問曰未

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

君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賢相也或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賢且不當作似也鄉讀曰嚮

君相賢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

德師古曰誠實也及高祖賢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

乃巨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燕尾冠是也

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文穎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省與眾有異韋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為帳師古曰之往也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非竹筠也今人亦往往為笱皮巾古之時時冠之師古曰愛遺制也韋說失之自古以字釋音託

息之暇及賢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師古曰後遂號為劉氏冠者即此冠也後

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者即此冠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

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作文穎曰在新豐南項氏曰故驪戎國也徒多道亡自

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比音必寐反他皆類此到豐西澤中

高帝

高帝

高帝

高帝

亭止飲師古曰豐邑之西其亭在澤中因以為名夜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縱放也

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師古曰逝往也徒中壯士

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為酒所加。被音皮。義反。夜

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過故其下曰有大蛇當徑。令一人行前

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

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

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

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

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

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王少昊之神作西時

秋三至廿 元上二 此以六一表 五

祠白帝至獻公時攔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宋祁曰舊本注文無少昊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師古曰謂所言不實欲苦

之蘇林曰欲困苦辱之師古曰今書苦字或作咎咎擊也音丑之反嫗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

雷反他皆類此後人至高祖覺師古曰覺謂寢寐而寤也音功效反告高祖高

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諸從者日益畏之秦

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

之師古曰厭塞也音一涉反。宋祁曰當史義音丁浪反。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

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遽之忙碭音唐。師古曰碭亦音宕。所言屬沛國

梁國者皆是注釋之人據見在所屬。非必本當時稱號境界他皆類此。呂后與人俱求常

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宋祁曰今越本作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

高祖

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隨雲氣所在而求得之

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稱二世秋七月陳

涉起蕲蘇林曰蕲音機縣名屬沛國至陳自立為楚王李奇曰秦滅楚

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師古曰

殺長吏以應涉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

蕭何曹參曰師古曰曹參為君為秦吏今欲背之

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

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師古曰噲音使高祖之眾已

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

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符他皆類此欲誅蕭曹

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高祖乃書帛

射上城宋祁曰景德監本作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

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師古曰

諸侯即室家完師古曰完全也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

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

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師古曰擾亂也今置

曰屠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

將不善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吾非敢自愛恐能

薄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疆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劉放曰能雖獸名安知非此獸有能不能完父兄弟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長者父故以名之兄弟之行少及幼者子弟之黨改

總而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

不就師古曰成就也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及種族也盡讓高祖諸父

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

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他皆類此高

祖乃立為沛公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

黃帝祭蚩尤於沛廷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

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若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師

古曰贗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非而興鼓應劭曰三朝記也其餘則如應說沛廷沛縣之廷而興鼓應劭曰

殺牲以血塗鼓豐呼為豐臣瓚曰禮記及大戴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師古曰許慎云豐血祭也然即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為豐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鍾鼎亦必豐之豈取豐呼為義應氏之說亦未允也呼音火亞反

赤師古曰幟幟也音式志反旗旂之屬幟即總稱焉史家字或作識或作志音義皆同。蕭該音義幟音幟由

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朱子文曰於文為繁自

由所殺蛇以下宜去十字却添四字當曰旗幟皆赤符於是

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牧沛子弟得三

千人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

橫起齊服虔曰儋音負擔之擔師古曰音丁甘反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

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

高帝

高帝

高帝

關至戲

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戲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見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秦將章邯距破之

蘇林曰邯音酒酣之酣師古曰音下甘反

秦二年十月

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周火德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秦文公獲黑龍此水德之

瑞於是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

沛公攻胡陵

鄧展曰屬山陽

章帝元和元年改為胡陸

方與

鄭氏曰音房預屬山陽郡

還守豐秦泗川監平

將兵圍豐

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其名也師古曰泗川郡川字

或為水其實一也

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

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

如淳曰秦并天下為

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此泗川有監有守壯其名也

走至戚

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淳曰音將毒反師古曰東海

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劉放曰得得而殺之

漢書多以獲為得

沛公還軍元父

鄭氏曰元音人相抗谷父音甫屬任城郡

至方與

趙王武臣為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

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

曰豐故梁徙也

文穎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河北縣是也其後為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縣是

也至文侯孫惠王畏秦復徙都大梁今浚儀縣大梁亭是也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

曰豐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及世本畢萬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于大梁師古曰

魏不常都於魏郡魏縣瓚說是也其他即如文氏之釋

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

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

師古曰封為侯因令守豐

不下且屠

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

蘇林曰雅素也

及魏招之即反為

魏守豐師古曰為音于偽反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沛

○朱子文曰當去下沛公二字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

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鄭氏曰歇音遏絕之遏蘇林曰歇音毒歇師古曰依本字以讀

之不當借音○宋祁曰史記徐廣注云歇音烏轄反東陽審君秦嘉立景駒為楚

王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審縣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曰陳勝傳去凌人秦嘉然即嘉非東陽

人嘉初起於郟號大司馬又不為審縣君東陽審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東陽審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名審君者在留師古曰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

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

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師古曰從謂追討也尚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劉放曰子謂別將

字當屬下句讀之言章邯身必陳而別將定楚耳司馬卮將兵北定楚地如淳曰卮

小三十五章邯司馬師古曰卮屠相師古曰相縣名至碭東陽審君沛公引

兵西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

攻碭三日拔之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并得其根本也收碭兵得

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師古曰下邑縣名

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

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

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名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

之雍齒奔魏五月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

將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六月沛公如薛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與

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應劭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

高帝

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為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

楚懷王以祖謚為號順民望也師古曰破其身七月大霖雨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為霖沛

田儋於臨濟軍而殺其身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

救田榮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

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昔字也替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

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特此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借音韋昭

之徒並為妄矣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

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溥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晉灼曰左氏云振廢

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

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

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

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

由李斯子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

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

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

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繡繫於項繡者結礙也大破之殺

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

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

懷王自盱台都彭城鄭氏曰音响怡師古曰响音許于反呂臣軍彭

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

高帝

為魏王後九月

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

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終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末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廢也。劉放曰子謂顏說後九月亦為未盡秦知置曆有閏何故皆以為九月乎蓋司馬氏為史既以秦正月稱十月遂以閏月溥謂之後

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

蘇林曰三如郡守也豈昭曰秦名曰守是特改

曰封武安侯將碭郡兵以羽為魯公封長安侯

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

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

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

大行冊

前化一上

漢書一末

十一

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

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

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

中者王之

師古曰約要也謂言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

當是時秦兵彊

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

師古曰不以入關為利言畏秦也

獨

羽怨秦破項梁奮勢

晉灼曰憤激也

願與沛公西入關

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慆悍禍賊

師古曰慆疾也悍勇

也禍賊者好為禍害而殘賊也慆音頻妙反又匹妙反悍音胡旦反嘗攻襄城襄城無噍

類

如傳曰噍音祚笑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為無噍類

所過無不殘滅且

楚數進取

如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師古曰楚者總言楚兵陳涉項梁皆是

前陳王

項梁皆敗

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此言前者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謂涉

為前陳王也安

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

師古曰扶義

自助也扶字或作杖杖亦倚任之意

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父矣

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

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

王項梁散卒乃道碭

孟康曰道由碭

至陽城與杠里

孟康

曰二縣名也師古曰杠音江

攻秦軍壁破其二軍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

趙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

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

帝時乃改曰都尉

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

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

至栗

韋昭曰栗沛郡縣名也

遇剛武侯

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

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侯將也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例未有稱蓋者師古

曰史失其姓名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侯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

奪其軍

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

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

師古曰建齊襄王子也立四十四年為秦兵所擊以兵降秦秦

虜之遷建於河內遂滅齊

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

鹿下虜王離走章邯

二月沛公從碭

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

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

高陽

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圍臣瓚曰陳留傳在雍丘西南

酈食其為里監門

服虔曰音歷異基蘇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矣

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曰

也洗洗足也踞音據洗音先與反。朱子文曰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乃求見下亦多沛公二字

酈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足下必欲誅無

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

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臣瓚曰輕行無鍾鼓曰襲沛公以

為廣野君以其弟商為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

封未拔師古曰開封縣名屬滎陽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師古

曰白馬亦縣名屬東郡又戰曲遇東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鱗

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師古曰西走也二世使使斬之以

徇師古曰徇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徇言使人將行徧示眾士以為戒四月南攻潁川屠

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

時趙別將司馬卬師古曰卬音五剛反方欲渡河入關沛公

乃北攻平陰孟康曰縣名也屬河絕河津南戰雒

陽東軍不利從轅轅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南師古曰直渡曰絕轅音環至

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龔戰犇東師古

守宛師古曰宛南陽之縣也音於元反沛公引兵過宛西師古曰未拔宛城西出。宋祁曰一作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

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今不下宛

高帝

曰犇縣名也齧音蟻犇音昌由反

陽夏公謂唯作而故師古詳釋之

高帝

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

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帀服虔曰欲天疾

明也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晉灼曰文說是也師古曰文晉二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

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遲亦徐緩之意也音黎南陽

守欲自剄鄭氏曰剄音姑鼎反以刀割頸為剄其舍人陳恢曰文穎曰主

官名也蘇林曰蘭相如為官者令舍人韓信為侯亦有舍人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為司屬官號恢音口回

反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

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

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

謂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登陴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

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劉敞曰按文前則失少足下二字

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

師古曰共為要約許其降也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為侯即令守其郡引

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

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師古曰累音力瑞反朱子文曰陳恢說沛公之辭不過百餘

字九稱足下者六其五皆不可去唯今足下留守宛可以前沛之宜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今留守宛方簡而勢順

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齧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

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

陵降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晉灼曰功臣表戚鯁也王陵安

國侯王陵也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者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戚鯁初從即為郎以都

尉守靳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矣若晉說非也韋氏改襄為攘者蓋亦穿鑿也

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蘇林曰番音婆豫章番陽縣韋昭曰吳芮初為番令還

故號曰番君與偕攻析酈蘇林曰酈音躡躡之躡如淳曰音持益反師古曰析酈二縣名

蘇如兩音並同耳析縣今內鄉酈即菊潭縣也劉放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躡如音持益反於吳芮傳則音郎

益反於樊噲傳則音直益反皆不同皆降所過毋得鹵

掠應劭曰鹵與虜同師古曰毋止之辭也音與無同他皆類此掠音力泊反謂略奪也宋祁曰掠舊作力勺反刊誤

案經典釋文改勺為向秦民喜遣魏人審昌使秦是月章邯

舉軍降項羽羽以為雍王瑕丘申陽下河南

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贊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公也師古曰文說非也此申陽即項

羽所封河南王者耳何云姓瑕丘乎宋祁曰瑕丘申陽觀羽封諸王與例不稱其鄉里似文穎說勝八月沛

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入秦秦相

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師古曰與沛公中分關中之地

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

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應劭曰嶢音堯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

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

兵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過其人數令敵疑有多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

啗以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饒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為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譬

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

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

他皆類此

高帝

沛公引兵繞燒關踰費山鄭氏曰費音賈蘇林曰費音蒯師古曰蘇音是也立反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

秦兵大敗

元年冬十月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五星聚

于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占見天文志。劉攽曰按五星之行

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乃以夏十月

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故合而三言之中承人言不改爾檢史記是年甲午歲在鶉首七月日在鶉火則水從歲星無疑也

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

即今所謂霸頭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

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轂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轂音弗封皇

帝璽符節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執券者也節以

為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執券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

枳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曰枳音軹軹道亭在霸成觀西四里諸將或言

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

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遂西入

咸陽欲止宮休舍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息也一曰舍謂屋舍也樊噲張

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

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誹謗者族耦語者

棄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吾與諸

高帝

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

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

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說意並得之自外諸家皆妄解

釋故不取也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

曰按按次第堵堵也師古曰言不遷動也堵音覩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

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

定要東耳師古曰要亦約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

告諭之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隨編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秦民大喜爭持

牛羊酒食獻其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

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

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

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

急使守函谷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衡嶺今移東在河南穀城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留

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餘跡焉穀城即新安。宋祁曰南本使字下有兵字母

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

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

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

函谷關遂至戲下宋祁曰南本無下字陽夏公云按前言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此

不合有下字政以下文諸侯罷戲下故沛公左司馬曹毋

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

高帝

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

說羽曰如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劉放曰管仲自字仲父耳亞父亦南音也言敬之次父是

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

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宋祁曰南本吾

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

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也旦日明日也是時羽

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

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

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母

特俱死文穎曰特獨也無為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

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

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無所敢取穎

待將軍師古曰籍謂為簿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

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

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

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

中兵公巨能入乎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詎猶豈也

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許諾沛

高帝

法不言實數皆增之

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

文穎曰特獨也無為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

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

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

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

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

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

師古曰戮力并力也音力竹反又力周反將軍

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

軍復相見

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

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

臣有隙

師古曰隙謂間隙言乖離不合

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

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

數目羽擊沛公

師古曰動目以諭之

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

莊曰君王為人不忍

師古曰莊項羽從弟

汝入以劍舞因擊

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壽

師古曰凡

三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

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

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

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

羽

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

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

置車官屬

師古曰置留也

獨騎與樊噲斬彊滕公紀

成步從間道走軍

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立音奏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

安在

師古曰安在何在此也他皆類此

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

師古曰督謂視

責脫身去間至軍

師古曰脫免也不敢謂辭苟自免

故

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撞其斗

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師古曰撞音丈江反沛公歸數

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

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

懷王曰如約師古曰謂令沛公王關中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

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

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師古曰積功曰伐春

秋左氏傳曰大夫稱伐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如傳

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

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

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陽尊懷王為義

帝實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

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詵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

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

一縣都南鄭師古曰即今之梁州南鄭縣三分關中立秦三將

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韋昭曰即周時大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

名廢丘也塞音司馬欣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為院塞耳非桃林

也塞音先代反都櫟陽蘇林曰櫟音藥師古曰即今之櫟陽縣是其地董翳為翟王

文穎曰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王更名為翟都高奴師古曰今在鄜州界楚將瑕丘

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

朝歌師古曰即今之朝歌縣也當陽君英布為九江王都六師古

曰六者縣名本古國阜陶之後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

高帝

相國矣共教其姓名也孟康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師古曰共音龔

都江陵師古曰即今之荆州江陵縣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故齊王建

孫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鄭氏曰荼

音荼未毒之荼如淳曰音舒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大胡反

都薊師古曰薊即幽州薊縣徙齊王田

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師古曰今在青州徙

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羽

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者錄事追言之夏

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先是諸侯

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軍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

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

說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

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麾字義見竇田灌韓傳羽使

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

人也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

厚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即今梁州之

褒縣也舊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隋室諱忠改為褒內

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謂之閣道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視

音示師古曰言令羽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多以視為示古通用字

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

多道亡還者師古曰未至南鄭在道即亡歸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

高帝

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設壇

場師古曰齊讀曰齊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為場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

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首于放反

劉放曰予謂王作如字何害是遷也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吏卒皆山東

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及其鋒而用之

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師古曰圖謂謀而取之

曰寧安也各安其處不如決策東向因陳羽可圖

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漢

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師古曰分部而署置留

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五月漢王引兵從故

道孟康曰縣名屬武都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

還走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名屬右扶風師古曰即今雍州好時縣宋祁曰

雍兵敗舊本作雍州兵敗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

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田榮聞

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以

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榮殺田市自

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因以為縣今屬鄆州眾萬

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

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濟北膠東燕王

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

地

高帝

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

成為韓王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

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

漢王并關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

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蘇林曰蕭公

曰蕭令也時令皆稱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蘇林曰

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

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師古曰歐音烏

因王陵兵如淳曰王陵亦聚從南陽迎太公吕后於

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鄭氏曰音假借之假師不

得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文

曰郴縣名屬桂陽如淳曰郴音緝師古曰說者或以為史記本

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為錯

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

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則衡山臨江與

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陳餘亦怨羽獨不王

己從田榮藉助兵師古曰以擊常山王張耳耳敗

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

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

侯漢王如陝師古曰陝今陝州鎮撫關外父老師古

高帝

安也撫慰也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尉韓信

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

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

若一郡降者封萬戶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繕

治河上塞晉灼曰鼂錯傳秦北攻胡築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宋祁曰史義云塞先代反北河靈夏州地也

秦時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囿所以種

植謂之園田謂耕作也囿音宥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

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

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幸赦罪人二月

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

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

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其下並同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

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

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

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師古曰繇讀曰徭○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

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秦制也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

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濱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魏

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

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師古曰說讀曰徐使

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在河陰至洛陽新城

高帝

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

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蘇林曰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

敵乃可服應劭曰為音無為之為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鄭氏曰為

音人相為之為師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亦曰

古曰應說具也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李奇曰彼

例皆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文穎曰以用也已仁天下

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

下自定師古曰為義帝發喪此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

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師古曰為並音于偽反四海之

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

比蹤於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

帝發喪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哀臨

三日師古曰眾哭曰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

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

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師古曰縞曰素悉發關

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南浮江漢以下願從

諸侯王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

後擊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

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

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應

高帝

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殺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

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劫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殺王印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據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爾時雍王猶在廢立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拍趣○劉攽曰張耳奉頭鼠竄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事見餘傳

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二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今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

美人貨賂置酒高會服虔曰大會也羽聞之令其將擊

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

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孟康曰故小縣在彭城南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

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師古曰殺人既多填於睢

水圍漢王三帀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

石晝晦師古曰晦暗也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

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

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

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師古曰脫音他活反○朱子

文曰於文多室家二字當曰過沛使人求室家亦已亡於不相得句下多漢王二字况下文云漢王急推墮二子足可證前道

逢孝惠魯元載師古曰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

軍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為異基審則為食基趙則食其非

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就中外駁何所據依且荀悅漢紀二名並為異基字斷可知矣太公呂后避楚軍乃反與之相遇而見

拘羽常置軍中以為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

高帝

小四十一

元七三

後卷三

二十

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蘇

日以姓名侯也晉灼曰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師古曰周呂封名令武其謚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

將兵居下邑師古曰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

漢王西過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謂謁者隨何曰

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

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

楚朱子文曰此數語中有兩使字皆不必用用之覺文理不順况既已曰說九江王說則使在其中矣前當曰公能

說九江王布舉兵畔楚後當曰隨何往說布果畔楚文義俱顯耳五月漢王屯滎陽蕭

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

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注

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二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韓信亦

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

間破之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築甬道屬河

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墻如街巷也以取敖倉粟孟

鄭氏曰甬音踊師古曰屬縣也音之欲反至則絕河津反為楚師古曰斷其津濟以六月漢王

還櫟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

者皆集櫟陽為衛劉攽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上言楚子矣引水灌廢

丘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

高帝

渭南中地隴西上郡

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北也中地在扶風也師古曰凡新

置五郡。宋祁曰注文在扶風刊誤改在字作右

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

山川以時祠之興關中卒東邊塞

李奇曰乘守也師古曰乘登也

登而守之義與上乘城同關中大飢米斛萬錢

師古曰一斛直萬錢人相食

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

曰緩頰往說魏王豹

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

能下之以魏

地萬戶封生

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他皆類此

食其往豹不聽漢王

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

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

臭不能當韓信

師古曰乳臭言其幼少

騎將誰也曰馮敬曰

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

誰也曰項它

師古曰它字與他同並音徒河反

曰是不能當曹參

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

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

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

服虔曰井陘山名在

常山今為縣師古曰陘音形

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

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

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

韋昭

曰且音子閭反

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

高帝

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臯項羽數侵奪漢甬

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服虔曰撓弱也師古曰音女教

反其字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師古曰樹立也漢王刻印

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

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含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無知也

也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令趨銷印

師古曰趨讀曰促促速也他皆類此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

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師古曰間音居竟反次下反間其音亦同夏四月項

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

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

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

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師古曰間出投間隙私出

若言間行微行耳紀信詐為漢王而王出西門道是私出也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

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

左肅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翼肅毛羽幢也在乘輿車

在衡應劭曰推尾為之在左駮當鑣上曰食盡漢王降

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

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滎

陽應劭曰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林曰音縱木之縱師古曰音千容反羽見紀信問

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縱公

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師古曰謂豹先已經畔漢因殺魏

豹漢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

東轅生說漢王文穎曰轅姓生謂諸生曰漢與楚相距滎陽

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

師古曰走亦謂趨鄉也音奏次後亦同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

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

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皆類此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

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

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反死

縣葉縣之閒也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

快言如十 卷之五 侯志一表 三十

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師古曰過睢水也睢音雖與

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

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

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破之而令遁走聞漢復軍成

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

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

降漢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趨讀曰促若非漢王敵也羽身

周苛師古曰身謂煮而殺之音普庚反他皆類此并殺縱公而虜韓王信

遂圍成臯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音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徒

彫反。朱子文曰傳注之學無事求奇辭達而已漢王跳當從如淳之音史記之說其義甚明唯漢王逃故下文云獨與滕公

共車出成臯玉門何乃适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

門張晏曰成臯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自稱使

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

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李奇曰孛彗類也是謂妖星所以除舊布

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上漢

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

卒二萬人騎數百蘇林曰縮音以繩縮結物渡白馬

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師古曰所支軍糧芻藁之屬也積音子賜反聚

攻音才復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名古南燕國

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馬

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猶燒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李音瓚說是摘音他歷反燒音乃了反勿令得

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師古曰羽從就也

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

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身酈

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

且救齊漢果數挑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

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

高帝

高帝

高帝

高帝

鄱在鄭地汜臣贊曰高祖攻曹咎於成臯咎渡汜水而戰今成
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鄱在鄭
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士卒半渡漢擊之
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

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

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

廣武孟東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名就教倉食羽下

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

鍾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聞羽至盡

走險阻師古曰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

旅老弱罷轉餉師古曰罷讀曰疲轉漢王羽相與

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

數羽曰師古曰數責其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

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也

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

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襲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

上將故言冠軍師古曰矯託也託懷王命而殺之也卿子冠軍

文說羽當以救趙還報李奇曰前受命於懷而擅劫諸

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

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師古曰掘而

財以私自有也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許院

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章罪六也

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謂章邯等徙逐故主謂

田市趙歇韓廣之屬

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

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

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殺其主

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

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

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

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脅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朱子文曰此句中多漢

母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

甚因馳入成皐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

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

立為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疾瘡

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

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梟縣首於木上。宋祁曰欣自劉沘上死矣今梟於此以欣舊都

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

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

齊使人言曰齊邊楚師古曰邊共為邊界權輕不為假王恐

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

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

高帝

師古曰捫摸也傷脅而捫足者以安眾也捫音門中音竹仲反

王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

為筭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筭為治庫兵車馬北貉燕

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

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客反漢王下令師古曰令教命也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軍士不

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師古曰棺音一喚反斂音力贈反與作衣衾而斂尸於棺轉

送其家師古曰轉傳送也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仁愛故項羽自知

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

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

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以東為楚

九月歸太公吕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

國君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

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有一分為

少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罷讀曰疲此天亡之

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鄭氏曰幾微也師古曰幾危也所謂養虎

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右宋景文公以諸本參校手所是正及數家辨疑並附古注之末

高帝紀第一上

高帝



